

鳥巢的遭遇

一隻鳥巢，築在我家所在三十多層的樓頂過道，那兒是通向陽台的必經之地。護欄的小花池裏，毛毛糙糙生長着棒葉落地生根，枝梢已經夠着了房樑，鄰居們往來陽台曬衣、種菜、健身，對這種不起眼的耐旱植物少有關注。

平淡出奇事。某日我提着兩桶水到陽台澆菜，不經意間發現棒葉枝的頂端有些異樣，那是一團枯枝敗草，築在棒葉的分叉上。哦，是鳥巢，我大喜過望。環視周圍，兩隻頭羽翹起，雙耳長白毛的白耳鸚就在近處噓噓噓噓，這是我們這座城市常見的留鳥，一雄一雌，守護着牠們的家。

俗話說：「天高任鳥飛」，那麼，樓高任鳥棲。我家這樓頂很招鳥兒喜愛，築巢的白耳鸚夫婦並不孤單，牠們有許多伴兒。「咕咕咕」，「啾啾啾」，麻雀兒成群飛落，待夠了，又呼嘯而去。珠頸斑鳩閒庭信步，啼聲遠遠。至於白耳鸚的表親紅耳鸚，不時也來探訪，整個樓頂很有鳥兒的氛圍。

白耳鸚的巢築得並不高，我跳起來夠得着，但可能狹及脆弱的鳥巢。於是，我從家裏扛來短梯，這樣觀巢能真切些。此時一隻親鳥正在巢上餵食，牠知道我在巢下仰視，毫不退縮，若在平時，可能已逃之夭夭了，不由讚嘆母愛和父愛的偉大。待餵罷離巢，我上了梯子，近處的兩隻親鳥立時發出淒厲、慘烈的叫聲，其中一隻幾次貼我頭頂飛過，類似警告。

站梯子上，實際也看不清巢內啥樣，幾根枯草和棒葉擋在巢上，手機拍得並不理想，撥開草葉，終於拍到一張清晰些的，巢內的雛鳥擠成一堆，羽毛還沒長出。我心滿意足，以最短的時間下梯離開，見我無意掏窩害雛，這對白耳鸚逐漸恢復平靜。

之後幾天，做活的鄰居們和我從鳥巢下路過，一如往常，相安無事。我心裏盤算着，雛鳥長毛了吧，睜眼了吧，再過一段日子，或許可以出巢了，心裏美美的。有次看到巢上露出張得像小喇叭似的嘴，嗷嗷待哺，更是心花怒放。

事情如果照我想像的發展下去，那就皆大歡喜了。然而世事難料，某日傍晚，我忽然發現，白耳鸚的巢沒了，托舉巢的棒葉落地生根也被拉扯得傾斜，鳥爸爸鳥媽媽淒淒地在一旁哀鳴，可以想像，不久前這裏發生了什麼，原來是幾個調皮孩子所為。去斥責他們，大可不必，孩子尚小，親動物是他們的天性，忌的是方式不對；是學校愛鳥教育的缺失？相信不會，很可能是孩子們把持不住自己的行為，來個一鍋端了。所以說，愛鳥教育學校、家庭、社區都有義務，要反覆宣講。

這一對白耳鸚魂不守舍待了幾天，不知去向。彷彿冥冥中有種感應，漸漸地，其他鳥兒來得也稀了，樓頂靜悄悄的，失去往日的鳥喧。白耳鸚呀白耳鸚，咋不把巢築得高些呢，那樣或許更安全。白耳鸚信了人，顯然這次讓牠們失望了，鑄成「悲劇」。一位哲人說過：「悲劇是一種深刻的反思，它能夠啟迪人們的思想和情感。」反思在於行動。勸君莫損枝上巢，鳥兒聚居殊不易。構建人鳥和諧的生活環境，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。



▲白耳鸚餵雛。 作者供圖

這一陣子說復興夜市帶旺經濟，似人人心中有了個夜市景象，甚至倡議各種營業類型，熱門熟路。

從歷史看，香港人逛夜市，一半是消閒，一半是消費，其中有飲食宵夜，再如衣物用品，可以便宜價錢撿些心頭好。舊日大笪地的地攤、近年旺角行人專用區，以及廟街等等，相信你我也印象不淺。還記得居於灣仔的年代，在柯布連道、盧押道就有不少牌檔夜市，都是粥品麵食為主。當部分食店到了晚上九時左右打烊，這些牌檔便接棒延續兩三小時，好叫夜出的人吃個飽暖。

為何總是以吃喝為夜市主調？因為從



自由談

陳德錦

長途飛行就是這樣：連看五部電影，一直看到眼冒金星，飛機卻仍然平心靜氣，浮游在三萬英尺的渺渺大虛，目的地仍在茫茫幽冥之外。好不容易熬到下飛機，感覺自己就像電影《午夜凶鈴》裏從電視機中爬出來的山村貞子：長髮委地，無臉見人。

最近乘飛機環繞地球一周：從美東回北京，從北京到西歐，再從西歐回美東，五次轉機，三段九小時以上的長途。之所以這樣環行，是因中美間的航班疫情後尚未恢復如常，兼逢暑期旺季，如果像從前一樣買直飛機票，屬於「價格敏感型消費者」的我，未來一個月就要準備「吃土」了。

於是翻出不知讀過多少遍的《八十天環遊地球》。一八七二年，英國紳士福格認為，如今環遊地球一周「比一百年前快十倍」，即使將壞天氣、事故等障礙都算在內，也只需八十天。他為此押下兩萬英鎊賭注，乘坐馬車、火車、船、大象、雪橇，經法國、意大利、蘇伊士運河、印度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、美國，歷時七十九天回到英國。作者在書末尾提出希望：「難道人們真的不可能用更短時間來環遊地球一周嗎？」

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，環繞地球一周要多久？最近這次把我累成山村貞子的環球旅途，全程民用客機，飛行時間總共不過四十小時。想更快且不計花銷，可乘坐超音速飛機，飄然御風而行。不過，「環遊」應定義為在地表包括水面的旅行，其間應對各種意外和挑戰，九九八十一難，修成正果。福格沿途雖然大把燒錢，卻也有勇有謀，有仁有義，所以能排除萬難，順便英雄救美。坐飛機環繞地球，主打一個「躺贏」，有為者不取。

其實福格的路線在如今也大致適用，只是我們有了更快的交通工具：從倫敦坐汽車、船經英吉利海峽到法國，然後乘火車或汽車到馬賽；在馬賽上快艇，經地中海、蘇伊士運河、紅海、印度洋、馬六甲海峽、南中國海、太平洋抵達墨西哥西岸（中途勿忘找地方停靠加油）；開汽車橫穿墨西哥；再駕快艇經墨西哥灣、大西洋回到英國。《八十

天環遊地球》說，「過去即便在最順利的情况下，從舊金山到紐約要半年」，一八六九年橫貫美洲的鐵路通車後只需七天。現在開汽車，四天就可橫穿美國本土，假如不遭遇塞車，假如你不介意累成狗。

如果趕時間，何妨坐郵輪。多家郵輪公司有「一年環遊世界」項目，經停主要港口，花費不過五六萬美元（上岸遊覽當然需額外付費，不要想得太美哦），適合退休人士或體弱者。更有創意一點：造一艘形似「大黃鴨」的船，裝配超大馬力發動機，駕着它飛速行進，是不是很神氣？但船的外殼必須是鈦合金，就不至於像充氣黃鴨，被容嬷嬷的針扎一下就會洩氣，擺爛在海面。如果不緊貼地表，還可以把自已綁在一顆人造衛星上，或者發射到月球，自然也就繞地旋轉了，近似乘飛機，但高度無與倫比。SpaceX公司的可回收火箭能夠點對點發射，坐在裏面即可像螞蚱一樣躍過陸地、海島和大洋。

所以現今環繞世界的方式更多、更快了，正如福格的僕人名叫Passepartout，暗合法語passer（通行）和partout（各地），也許還有法語passeport（護照），沙地先生巧譯為「路路通」。不過《八十天環遊地球》說福格是為打賭而不是來旅行的，所以他每到一處並不去觀光覽勝。這比「特種兵旅遊」還無趣。且彼時無可攜式照相機，更無互聯網。對一些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來說，環遊世界卻不能拍照，拍照卻不能發社交媒體，就無異於白走一趟，那簡直會要了他們的老命。發達的交通方式帶來的不只是說走

夜市和娛樂

前人們逛街購物看電影前後多會吃點東西。以看電影為例，尾場九點半開場之前，頭場七點半散場之後，最是宵夜的黃金時段。周六還有「午夜場」，消閒人更可先飽口腹再飽眼福。

夜市以地方食物為主項似也來自我國宋代。《東京夢華錄》載開封夜市，乃位於城南朱雀門向北至州橋一帶，沿着御街約六七百米長，夜攤以野味小吃為特色，稱為「雜嚼」，有點類近今天吃串燒。南宋都臨安（杭州），夜市比開封更繁盛，今天吳山、清河坊等夜市正欲「復刻」其盛況，但那年代晚上還可邊吃邊看雜耍聽戲曲。

回想昔日夜市之能夜夜精彩，就是具有那種民間娛樂感受在其中。今天在全港找三數條「步行街」闢為夜市、容許賣唱玩雜技的聲浪人潮不擾民居，恐亦不容易，而夜間外出看電影也變得不是人人

頭嗜好。

要吸引像我這種「懶骨頭」都願於晚上外出「雜嚼」，除非附近有可觀賞的節目，最好是有小劇場看個短劇聽齣聲樂，又或夜景本身都可觀，如維港兩岸。《陶庵夢憶》記「龍山放燈」的奇景盛況，「山下望如星河倒注」，真的是由地球帶動腿子的文化活動。元宵、中秋這些節日要大大加強放燈的數量和範圍，不妨摘數日舉行一個燈節，順道推動視藝文化。

然而港人地道食物亦不外牛雜雞串，甜品糖水之類，可增以各省美食和西式餐飲，避免單調。因此夜市能有各式食品共聚一街，何其有吸引力。不少港人無酒不歡，在海邊設置一些情調高雅的酒吧，舉杯看夜港，捲袖談平生，亦一大快事。

環遊地球路路通



▲儒勒·凡爾納的冒險小說《八十天環遊地球》二〇二一年被改編為同名電視劇。

就走的便捷。十九世紀之前，絕大多數地球人畢生不曾離開以出生地為圓心的小圈子。康德生老病死在哥尼希堡，舒伯特一輩子幾乎都在維也納度過，其實都是當時的常態。Joseph Ellis寫美國建國歷程的《The Quartet》說，直到美國獨立戰爭時，美國人的眼光和見識僅限於本州之內，各州間交流也極少，所以很難想像、更不會支持一個權力凌駕於各州之上的強大政府來領導他們。這一切的結果就是雖然大陸軍像兔子一樣被英軍追着打，主權獨立的十三個州仍各自為政，盡量少出人也少出錢，大陸議會和後來的邦聯議會左支右絀，華盛頓將軍煩惱不已。

是火車、汽車、飛機等現代交通工具讓普通人也有機會走出自己的三家村，看看別處的風土與人情，跟別人聊聊宗教和政治。因此我們才發現，我心心念念的事情在別人眼中不值一提，我一向奉為圭臬的理念原來不是唯一正確，我畢生視為珍寶的傳統被否定或質疑，我的選擇和作為將產生超越自身和本地的後果，我的利益終究要與他人的妥協。一個人的世界有多大，會影響到他在村鎮、州、國家乃至星球的命運，二十世紀之後尤其如此。

凡爾納在小說《環繞月球》末尾追問：「將來是否會有一種運輸工具，能載着我們去訪問雲集在蒼穹裏的那許許多多太陽？」他的夢想如能實現，旅行將不限於小小寰球，也會更加漫長：也許你連看五百部電影，看到眼冒金星，看到化作山村貞子滿地亂爬，飛船卻仍在宇宙的幽冥中靜靜航行，還沒有飛離太陽系。

然則星魂猶存。午夜夢迴，總有熟悉的旋律不期然響起：那是走過高山低谷的《風繼續吹》《風再起時》，那是當遍情深緣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《今宵多珍重》，那是見盡繁華蒼涼的《夕陽之歌》《似水流年》……

在陳百強逝世三十周年，張國榮和梅艷芳逝世二十周年的特別年份，邂逅資深多媒體創作人司徒衛鋪新書《似是故人來》。作者因參與電影、電視、音樂、廣告，以至設計、創作、出版、時裝等流行文化不同領域的幕後工作，結識了許多成就斐然的香港流行文化代表人物，其中既有閃耀台前的多棲巨星，也有運籌幕後的鬼才推手。新書以十七位已故香港流行文化代表人物為主軸，從演員、歌者、導演、填詞人、廣告人，到作家、畫家、音樂家、娛樂鉅子等，憶舊日往事，記往昔光景，致敬香港流行文化的光輝歲月。

新書第一章，司徒衛鋪先寫梅艷芳「夕陽下一顆恨嫁的心」，再寫張國榮「風仍繼續吹」，繼寫陳百強「既生瑜也生亮」。在司徒衛鋪眼中，陳百強和張國榮是一時瑜亮，將氣質與品味帶到另一境界，一種陰柔溫文爾雅的特質，都可以散發出不同的味道。而梅艷芳的表演則是屬於舞台的，一舉手一投足都用心演出，她在臨別演唱會的最後一首歌，也是她人生的最後一曲，將畢生的努力奮鬥及情感投入其中，演繹最真實的故事，感動場內外每位聽眾……作為識於微時的朋友，在司徒衛鋪筆下，三人在頂着巨星的光環之外，更有着甚於常人的寂寞與寥落，令人痛惜。

司徒衛鋪認為，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間，香港這彈丸之地造就了極不平凡的大時代，成為香港最多彩多姿、最光芒的年代。作為大時代的見證者與參與者，司徒衛鋪常有個心願，便是要重拾他的記憶，擦亮一塊塊的回憶碎片，將往事在流失前實錄下來，免卻人云亦云或道聽途說，以致最終被誤導或曲解。於是，除了寫陳百強、張國榮、梅

艷芳，他又寫獅子山下的羅文，寫滄海一聲笑的黃霑，寫不共紅塵結怨的林燕妮，寫孤獨的洋蔥頭林振強，寫影城最難演的角色方逸華，寫開來輕笑兩三聲的楚原，寫再世黃藥師曾江，寫歡樂今宵再會的顧嘉輝，寫冷面熱心笑匠吳耀漢，寫群妹拱照的簡而清，寫難忘那碗叉燒飯的倪匡，寫人生一杯苦酒的蔡浩泉，寫耐人尋味老夫子王澤，寫只在乎曾經擁有的朱家鼎。從「春風相遇不知年」，「紅塵不迷亦不離」，到「歡聲淚影煙雨橫」，「匆匆枯夢夢生花」，彼時情景如電影回放，歷歷在目。

陰天，讀書，憶人，似是故人來。然則回憶並非全部，正如司徒衛鋪在自序中所說：「戰後香港的流行文化是怎樣開始，是如何發揚光大？這些出色的人物，都擔當其中重要的角色，曾留下了光輝的足印。我希望本書不單是緬懷和眷戀，還帶來深層的思考 and 啟發，這條路，究竟應該怎樣再走下去。」

「中國白」



市井萬象

「中國白——德化白瓷展」正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。本次展覽精選從古至今四百餘件（組）德化白瓷作品，分為「一白獨秀」和「百技爭艷」兩個單元，體現了德化瓷精湛的製瓷技藝和一脈相承的傳承創新。

新華社



似是故人來



東言西就 沈言

陰天，重聽梅艷芳的《似是故人來》，天色與樂韻可謂絕配。在「俗塵渺渺，天意茫茫，將你共我分開。斷腸字點點，風雨聲連連，似是故人來」的歌聲中，思緒彷彿又重回香港流行文化的光輝歲月。

那個年代，是港樂港片港劇港星風靡華人世界乃至席捲全球的大時代，以萬千璀璨星光，裝點了無數少男女或熱烈如火或溫柔似水的青春夢境，而我正是其中一員。

曾經，譚詠麟穿燕尾服登台，張國榮踩高跟鞋上場，陳百強着珠光衫起舞，梅艷芳晒比基尼謝幕，巨星恣意張揚，揮灑自如。及至張學友以精湛唱功、劉德華以專業精神、黎明以俊朗外形、郭富城以動感舞步，作為後起之秀各領風騷，譚詠麟的樂天達觀、張國榮的不羈風情、陳百強的浪漫唯美、梅艷芳的妖嬈百變，卻依然耀目，星光迄今不滅。

時光流逝，陳百強早已離世三十載，張國榮和梅艷芳亦已辭世二十載。斯人已逝，

然則星魂猶存。午夜夢迴，總有熟悉的旋律不期然響起：那是走過高山低谷的《風繼續吹》《風再起時》，那是當遍情深緣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《今宵多珍重》，那是見盡繁華蒼涼的《夕陽之歌》《似水流年》……

新書第一章，司徒衛鋪先寫梅艷芳「夕陽下一顆恨嫁的心」，再寫張國榮「風仍繼